



这次疫情的医疗废物去哪儿了

探访上海另一个抗疫战场

新华社上海2月25日电(记者姚玉洁、杨有宗、杜康)下午4点,全副武装的张燕铭坐上全封闭的收运车,从上海环境集团固废处置公司厂区出发,接下来几个小时,他和他的“战友”们将陆续去往上海全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各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收运医疗废物。最晚一辆收运车返回厂区,将是晚上11点多。

战“疫”期,高传染性风险的医疗废物如何收运处置?能否应收尽收?传染性和常规医疗废物如何更好分类?特殊时期,原本处于城市运行后台的医疗废物“收处人”也走上了抗疫火线,在另一个战场默默守护市民安全。用过的口罩、防护服、输液管……每天,上海的大小医疗机构会产生约130吨医疗废物,其中定点医院和设有发热门诊医疗机构所产生的医废约60—70吨。上海环境固废处置公司是上海的医疗废物定点处理厂区。疫情期间,定点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115家设有发热门诊医院和4000多家其他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都将运回该厂区处

置。此外,这一厂区还动态对接集中隔离点和各个道口的医废收运。

“疫情防控期间,要确保医疗废物收运处置无死角、零疏漏、全防控!”上海环境集团固废处置公司总经理李传华说,“为保障涉及疫情医废处置安全,我们制定了收运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等机构的收运处置方案,增设了15条夜间专线,专人专车收运涉疫情医疗废物。而普通医疗废物白天收运,最大限度减少接触风险。”

“疫情发展初期,一些社区医疗机构有所担忧,希望尽快处理库存。为了让市民安心,哪怕只有一两公斤的普通医废,我们也要驱车几十公里去收取。”上海环境集团固废处置公司物流中心经理王浩说。

收集、运输医疗废物,如何保障收运人员安全?“穿脱过程至少需要40分钟”,王浩说,45名收运人员除穿着防护服、戴口罩防护外,还需要佩戴双层头套、手套。由于穿脱麻烦,且收运车辆往返常常需要六七个小时,收运人员需穿着尿不湿工作。

到达定点医院等医疗机构后,收运人员将在发热门诊或隔离病区的清洁区交接医废。新冠肺炎患者及疑似病例诊疗过程产生的医废,需双层包装,并增加一次性耐压硬纸箱密封,做好标识。运回过程中,全程冷链运输,确保安全。

医废运回厂区后,将得到第一时间处置,避免病毒二次传播。记者在厂区中央控制室看到,厂区焚烧处置设备实现全自动操作,人员只需在中控室,通过大屏幕实时监控,并通过系统调整相关参数即可完成操作。

通过监控大屏,记者看到,焚烧系统共有3条流水线。其中,从各个医疗机构运回的涉及疫情的医废周转箱,由机器自动抓取,送到专门一条处置线,经过消毒后,再被送入上车摄氏度的回转窑,进入二燃室充分燃烧。燃烧产生的热量用于发电,产生的废气经过净化后达标排放。

战“疫”火线,锤炼出党员本色。“医疗废物应急收运应急队”勇往直前上“战场”,其中5名党员组成的“医疗废物应急收运党员突

击队”作为第一梯队,直面疫情“零距离”作业,在党员模范带头表率的带动下,更多驾驶员纷纷主动要求加入“战队”。1月26日夜间,原计划去嘉定中心医院的收运车辆抛锚,正在沈海高速上回程的医废收运员金伟得知这个情况,马上调转车头返回,完成收运任务回到处置基地已经是午夜;晚上11点多,焚烧生产线的上料机推杆卡死,当班机修人员一时间找不到原因,刚从公司回到家的设备保障组员工苏永良二话不说,马上又从家驱车赶回厂。

“公司目前的到岗率超过90%,不少人从除夕到现在,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抗击疫情,每个人都是自己岗位上的英雄。”上海环境集团固废处置公司党总支书记华青说。

记者还从上海城投集团了解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技术领先的医废处置项目正在上海老港基地加紧建设,建成后每时处置能力可达240吨,这会进一步提升上海医废处置能力。

你扔的口罩,被他们“捡”走了

记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

本报记者尹平平

在北京市西城区环卫二队运输班班长刘磊的记忆中,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单位领导都会带着慰问品,来一线慰问春节期间的同事们。没想到,今年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慰问品,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立即组建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

随着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口罩成为普通民众阻击疫情的重要防护工具。这些一次性的防护口罩,使用之后扔在哪里?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清运过程是否会导致疫情扩散?清运人员防护措施是否到位?会不会面临暴露风险?许多人并不知道。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连专门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工人们也不知道。北京市西城区环卫二队运输班,日常负责清运片区内的居民生活垃圾。作为医疗废弃物的口罩如何处理,他们并没有经验。

当领导问谁愿意参加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时,在场的30名环卫工人都举起手。

“班长,我去吧。”

“别介,你这不刚结婚……班长,让我来。”

“班长,我家孩子大了,父母身体好,我先吧。”

突如其来的重任,加上大家此起彼伏的报名声,让运输班班长刘磊有点头大。“别争了,我先!”他拍了板。接着点将8名同事,总共9人,组成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为防万一,经协调,暂定将这9名职工每3人编为1个梯队,以月为单位,分3批,清运集中收纳的废弃口罩。

将废弃口罩的二次污染风险降到最低

戴好防护帽、护目镜、口罩、手套,穿上制服、鞋套,刘磊、刘震、李墨苏,这3名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第一梯队的环卫师傅们,开着专门的废弃口罩清运车出发了。

1月28日第一次清运时,仅西城区8个街道办事处,他们就收集到了1000余个废弃口罩,到2月2日,当天收集到的废弃口罩数量已增至4000余个。

北京市西城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都已设好集中收纳废弃口罩的专门点位。他们最先来到广外街道的点位,用喷壶将按比例调好的84消毒液,在垃圾桶外喷一遍;接着,把桶打开,对着装口罩的垃圾袋再喷一遍;此



▲1月28日,在珠市口附近,西环二队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的队员们正在清理专门收纳废弃口罩的垃圾桶。为了防止二次污染,他们想尽办法不让口罩落地。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后,把垃圾袋在桶内直接系紧、掏出、封箱,再喷一遍;最后,把箱子搬到转运车上,对着转运车盖,再喷一遍。

整个过程中,废弃口罩几乎没有暴露机会,也很难掉落地面造成二次污染。装车后,环卫师傅们还要冲着自己的双手用消毒液再喷一遍,才重新爬进驾驶舱,开车赶往下一个街道办设置的废弃口罩集中收纳点。

即使只用配比的消毒液给家里房间拖一遍地,刺鼻的气味都会呛得人想咳嗽。环卫工人每装一箱废弃口罩,消毒液就要喷4—5遍,那气味可想而知。“没觉得熏得慌”,李墨苏对记者说,“我们平常是拉生活垃圾的,和那个味儿比起来,消毒液的味儿好闻多了!”

这些集中收纳的废弃口罩,最终将被运送到垃圾转运站消毒销毁。

将环卫工人的暴露风险降到最低

早在春节假期之前,有些网民就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大家要为自家的废弃口罩单独存放,并进行消毒。尽可能从我做起,减轻环

卫工人的作业负担。

在不少人印象中,环卫工人的收入不高,防护也难做到位。事实并不尽然。以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各单位为例,记者了解到,环卫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位配发两个口罩,每4小时换1个。类似废弃口罩清运等特殊岗位,口罩、护目镜等设备齐全,作业前后消毒到位。

废弃口罩清运车每天作业结束后,重返单位时,会有人提前将消毒液和酒精放在门口。车在门口停下,刘磊等三位师傅下车,把身上的帽子、口罩、鞋套等防护设备都摘下来,放入专门的垃圾袋,消毒装箱。

此后,三人再分别给彼此的制服外套,用消毒液和酒精各喷一遍,然后洗手洗脸,去澡堂,把衣服脱下,挂在专门的紫外线杀毒处照射后,将衣服再手洗一遍,最后给自己洗澡。

为防风险扩散,他们三人不仅做好了连续两个月不能回家的准备,与队里其他

同事们也处于隔离状态。单位为他们设置了专门的宿舍,在丽泽桥下停车场。上午备勤时,他们就在宿舍里用手机看看新闻、玩玩游戏。

“我们都躲着大伙儿。”刘震对记者说,“就连上厕所,都要大声喊一嗓子:‘有人没人!没人再进;如果有人,就先回屋憋一会儿,嘿嘿。’

甭管怕不怕,这时必须上!

“说实话,也不是不害怕。”刘磊向记者坦陈,“可是甭管怕不怕,这种时候,必须得上。而且,我是班长、是党员、是区里的劳模,不光得上,还得先上。”

刘磊干环卫工作已经15年了,清运废弃口罩这样的任务也是头一次接到。他要先上,不光是职责所在,更要为兄弟们摸索出一条可行的方案,以便做到万无一失。

“嗨!防护好了,没事儿!咱这,身体棒!”刘震腾大腰圆,反复跟记者拍胸脯。

1976年生人的刘震说,自己现在正是家庭负担最轻的时候:孩子17岁上大专了,父母60出头身体都不错。比起那些刚结婚、孩子还小的年轻人,刘震说自己更该第一批上。他每天没事就用手机刷关于疫情的新闻,却说自己一点也不担心:“不发憷!不用怕!国家慢慢就给治好了。”

李墨苏抢着干,是因为“这活儿光荣。”至于风险到底有多大?李墨苏说他也没底。不过,单位为他们提供了各种防护措施,及时、到位,让他安心。“我就记着领导跟我们说的那句话: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而且,和那些医护人员比,我们这工作,真不算什么。”

比起自己面对的风险,李墨苏说他更怕家里人为他担心。就连大大咧咧的刘震,也没敢告诉家里的老母亲,自己嘴上说的在单位值班一个月,其实是在干这个。

刘磊最遗憾的是,上初二的儿子寒假虽然延长了,但他却连着两个月回不了家,陪不了他。平日里,他们爷俩有个共同爱好,是去机场附近看飞机起降,或到火车道旁边看火车通过。“很壮观,就像在海边一样,心里特别敞亮。”而现在,因为要与家人、同事隔离,他只能蜗居在丽泽桥下,想要透透气,只能趁大清早没人时,从车场钻出来,跑到马路边上站一会儿,向家的方向,望一望空荡荡的马路。

庚子年,湘鄂边界小城寂静的春天

本报记者帅才

这里曾是古代的茶马古道,自古以来人流鼎盛,车流不息。湘鄂边界的临湘小城,以往的春节都是热闹非凡。在这里,餐饮、酒店等服务业非常发达,用本地老百姓的话说,每条街上都有三四家高档酒店。107国道穿城而过,连着临湘小城的羊楼司镇,再往北就是湖北赤壁。

“我们和湖北就是零距离,所以今年春节,党政机关的干部连同乡镇干部都是严阵以待、严防死守,能否平静度过春节,确实也捏了一把汗。”临湘市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记者从1月22日来到临湘,待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今年的春节,这座小城陷入了寂静。

被吓坏的孩子妈妈

“这是我唯一没有看春节晚会的春节,因为那天我快被吓死了。”由于除夕晚上孩子出现低烧和咳嗽,33岁的刘红担心他得了新冠肺炎,又不敢带孩子去医院,急得一个晚上没睡,不停地在微信上咨询社区医生。

1岁的儿子贝贝发烧、怕冷、精神不好,再也绷不住的刘红还是戴着口罩把孩子捂得

做饭。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107国道临湘段,连接着湖南湖北,以往是车流不息,热闹不已。今年春节的107国道临湘段,却看不到几辆车。春节前,记者沿着107国道往北到达湖北赤壁,半个小时只看到一辆车。往年客人拥挤的饭店门口都是一把大锁,“猪肚鸡”“岳阳烧烤”“三毛烧烤”……都已经没有了烟火气,只有一个个摆在外面的饮料柜沾上了薄薄的灰尘。

自称“不喝咖啡会死”的年轻人大朵感叹,难以想象自己一个月没有喝咖啡,就连买速溶的雀巢咖啡还要通过熟人找超市的老板,才能“秘密”拿到。

“你大概不能想象,今年我过了一个舒心年。因为我男人一次牌没有出去打,都待在家里陪我和小孩,这大概是我和我家那口子待的时间最长的春节。除了担心疫情,竟然有点小幸福。”在很多当地女性眼中,疫情带给她们生活最大的改变,就包括男人都乖乖地在外面的活动,宅在家,哪怕是葛优躺。

年轻人宅家里也要折腾点事

年轻人始终是闲不住的,哪怕在家里,也要整出点声响。特别是一心想要赚钱的年轻人,担心这场疫情影响了自己的钱袋子。“90

后”李盛本来在当地一家劳务公司上班,受到疫情影响,老板通知晚复工,他每天都在琢磨自己怎么赚钱。

他和岳母商量着可以干烧烤,每天在微信上“接单”。自己在家做好了,给客人送过去。“必须戴着口罩烤,送到人家家门口后放下烧烤,就走,然后再给客人打电话。”李盛说,一天下来能挣一千块钱。

臭豆腐、烤鸡翅、肉串……这些在以前看来稀松平常的烧烤,却成了小城群众春节的大餐。往年的大年初二,街上的奶茶店、咖啡店、小吃店都会开门,但现在过了元宵节,仍然无处可寻。

如果有医院的病人下单,我一般会打折,有一次一分钱也没有,是一个值完班的护士问能不能订餐,说自己值班却点不到吃的,我立马答应了,只不过送到医院对面我就放下,然后再通知她来拿。”李盛说。

2月20日,温暖的阳光照射着这个小城,记者沿着107国道看到,随着复工复产、返工潮来临,路上的车辆明显多了起来,位于国道旁边的临湘市中医院在煎煮浓浓的中药,这是给复工的企业免费熬制的。

“我想,热闹的春天快来了……”已经复工的“80后”王建说。

近日,

教育部、科技部发文要求破除科研和高等教育领域评价体系“SCI论文至上”风,规范SCI论文相关指标在科技评价、职称评聘等重要领域的使用,措施包括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职称评聘的直接依据以及作为人员聘用的前置条件等。

为何“SCI论文至上”必须破除?已有哪些尝试?谁将可能因此获益?新评价体系能保证客观公正吗?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SCI论文至上”贻害甚大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SCI论文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等。

SCI由外国机构创办,是国内学术交流的平台之一。但随着SCI论文相关标准“独霸”教育、科研领域各类重要核心评价体系,“科技创新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弊端日益凸显。

“SCI论文至上”扭曲岗位评价导向。广东某高校人事处负责人说,当前教工项目的科研项目、个人发展、薪酬待遇等都与SCI论文指标挂钩,这导致指标与岗位标准错位,导致管理、教辅等非科研岗位职工也盲目追求发表SCI论文。

“SCI论文至上”难以客观评价人才价值。湖南某高校一位副教授告诉记者,一些高校从海外引进博士,仅看SCI论文发表评分高,就聘其为教授、博导,“一个刚毕业的博士,真的知道如何指导博士吗?”而部分能在海外发论文的博士,薪酬甚至是一些在教学、临床一线奋斗多年教师薪酬的数倍。

“SCI论文至上”滋生论文腐败。多名受访人士透露,在国外,部分质量不高的学术刊物,主要收入是中国作者缴纳的版面费。据国内SCI论文代发机构报价,依据影响因子高低,发表一篇SCI论文少则3万、5万元,多则20万元左右。

教育部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SCI论文相关指标直接用于科研评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SCI论文不能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文,不能直接说明论文创新贡献,不适用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的评价。

打破“论文枷锁” 释放科研活力

记者发现,此前已有高校和科研单位采取措施尝试破除“SCI论文至上”。中南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启厚等多名专家向他表示,这有望扭转部分地方和单位扭曲的科研观,让真正扎根基层一线、参与重大工程、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工作者获益。

2019年,南京林业大学等江苏部分高校规定:在对教学专长型教师进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重点考察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

暨南大学针对教师的不同类型对其教学和科研工作设置要求、标准,最大限度保证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对于教学与研究并重的教师,降低SCI论文在评价中的权重,能促使这些老师把更多精力放在学生培养和公共服务上;对以研究为主的教师,则可以引导他们更注重解决现实问题、重大问题。”暨南大学人力资源与管理处处长王兵说。

湘潭大学建立了本科教学荣誉体系,获奖教师可直接参评教授;对教授设定向本科生授课年度课时“硬杠杠”;鼓励教师参与产学研项目等,这既让一线教师有更多元的发挥空间,也敦促教师回归教书育人这一根本。

此次相关部门明确规定,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医生和工程师们有望打破“论文枷锁”。

另外科技部还要求,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根据科技活动特点,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限于1/3。加快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建立中国特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引文索引”系统。鼓励财政资金资助的论文在高质量国内科技期刊发表。